



丁林兴◎著

读书论

——“营造书香校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苏州大学出版社

读 书 论

——“营造书香校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丁林兴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书论：“营造书香校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丁
林兴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 1
ISBN 978-7-81137-639-5

I. ①读… II. ①丁… III. ①学校—读书活动—研究
—中国 IV. ①G25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7279 号

读 书 论

——“营造书香校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丁林兴 著

责任编辑 王晓丹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215006)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印装
(地址：丹阳市胡桥镇 邮编：212313)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24.25 字数 416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37-639-5 定价：45.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读书改变人生

(代序)

朱永新

很多年前,我读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看到这样一段话,它使我刻骨铭心:“无限相信书籍的力量,是我的教育信仰的真谛之一。”

许多年过去了,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与日俱增。是的,如果说人类的物质文明可以通过建筑、工具等物化的形态保存和延续,那么人类的精神文明如何保存和延续呢?一个刚刚诞生的新生儿,他的精神世界充其量只相当于人类的童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精神世界又如何与身体的发育、成熟一道与时俱进?我认为读书是实现以上目的的必由之径。书籍是传承文明的桥梁,是延续文化的中介。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应该伴随着读书而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说,读书就意味着教育,甚至意味着学校。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学校里可能什么都足够多,但如果没有为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丰富的精神生活所需要的书,或如果不热爱书和冷淡地对待书,这还不算是学校;相反,学校里可能许多东西都缺乏,可能许多方面都是不足的、简陋的,但如果有永远为我们打开世界之窗的书,这就是学校了。

苏霍姆林斯基还具体阐述了阅读不同书籍对学生的影响,其实也从另一方面阐释了“读书改变人生”的哲理:

阅读描写杰出人物的书,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前途;

文学作品是影响人的心灵的有力手段;

阅读自然书籍是发展思维和认识能力的需要,是适应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需要;

不论哪类书籍的阅读,都是课堂教学的智力背景;

课外书籍的阅读,是了解和影响学生个性的门径,它还能够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

所以,他号召教育工作者:“应该让学生走进图书馆,让书籍成为青年一代的挚友!”

其实,读书正如饮食,不同的饮食往往造成人不同的营养结构,不同的书籍也同样造成人不同的精神结构。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际上就是他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还是这位大教育家说得好,要培养一个人,设计一个人的个性,就努力

帮助他从小学建立起自己的“小藏书箱”，建立起他独特的读书体系。

纵观世界各国，凡是崇尚读书的民族，大多是生命力顽强的民族。全世界读书最多的民族是犹太族，平均每人每年读书64本。作为犹太人聚居地的以色列，它的人文发展指数（将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作为衡量人生三大要素的指标合成一个复合指数）居全世界第21位，是中东地区最高的国家。酷爱读书，不能不说是犹太人在亡国两千年之后，又能重新复国的重要原因；酷爱读书，不能不说是犹太人在流离失所中诞生了马克思、爱因斯坦和门德尔松等无数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原因；酷爱读书，不能不说是犹太人不仅在全世界的富豪中名列前茅，而且在历届诺贝尔奖得主中也有惊人比例的重要原因。一句话，酷爱读书使犹太人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热爱读书的国家，必定是不断向上的国度。

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热爱读书的民族。只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出现，读书人的阅读视野渐渐狭窄化了。现在的应试教育，也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学生读书的空间，学校中无书可读的现象远未销声匿迹，学生无暇读书、不想读书的情形也不少见。除了几本干巴巴的教科书外，学生几乎不再有也不再读其他书。这就使他们的精神世界逐渐枯萎，使他们的人生色彩逐渐黯淡。这是令人痛心、发人深省的。

“读书改变人生”，我想以最近读到的一位普通作者——黑龙江青年阿穆尔的一篇文章来与大家一起领略、品味这个定律的意义和价值。他这样写道：

我在少年时期读了一本苏联小说《明天到海洋去》。这本小说叙述的是一所中学的学生假期到黑海上航行的故事。读后久久不能平静，幻想着有朝一日到远方，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漫游。长大后，我特别钟情于旅游，游览过不少名胜古迹，名山大川。是《明天到海洋去》点燃了我投入大自然怀抱的热情和激情。

后来，我做过汽车搬运工、更夫，烧过锅炉，卖过烧饼，还当过编辑、秘书、代课教师，进过机关工作；我在乌苏里江边承包过土地，在俄罗斯当过倒爷，在北京做过小报记者。现在，我成了一名自由撰稿、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为此感到骄傲：是书给我提供了生活基础，它是我的衣食父母。1996年，我在北大荒承包土地时，白天干活，晚上点起蜡烛，读随身带着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2000年，我在北京漂泊时，一边忙着记者工作，一边忙里偷闲读《李普曼传》……书能改变人的一生，性格、爱好、禀赋、气质、思想和观念，以及对生活的理解。

——学无止境，“行者无疆”，是书陪伴着阿穆尔成长，也祝愿它能一生伴于你我左右！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营造书香校园”的基本内涵	(13)
第一节 读书与“营造书香校园”	(13)
第二节 “营造书香校园”的界定	(14)
第三节 “营造书香校园”的特点	(27)
第四节 “营造书香校园”的意义	(32)
第二章 “营造书香校园”的思想源流	(49)
第一节 微言大义:古典时代先哲的诗性光辉	(49)
第二节 崇尚理性:现代性语境中的读书追求	(79)
第三节 生命体验:后现代视野中的读书境界	(93)
第三章 “营造书香校园”的理论基础	(102)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发展阶段	(102)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主要精神	(112)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121)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读书的关系	(127)
第四章 “营造书香校园”的当代意蕴	(132)
第一节 生命教育理论:“营造书香校园”的意义拓展	(132)
第二节 解释学理论:“营造书香校园”的方法借鉴	(151)
第三节 终身学习、学习化社会理论:“营造书香校园”的现实展示	(168)
第四节 科学读书观:“营造书香校园”的理想境界	(180)
第五章 “营造书香校园”的策略研究	(222)
第一节 一般性阅读策略	(222)
第二节 阶段性阅读策略	(235)
第三节 环境营造策略	(253)
第四节 活动推进策略	(260)
第五节 课程建设策略	(267)

第六节 评价激励策略	(275)
第七节 项目开发策略	(280)
第六章 “营造书香校园”的个案研究	(286)
第一节 经典阅读案例研究	(286)
第二节 专题阅读案例研究	(302)
第三节 亲子阅读案例研究	(313)
第四节 教师阅读案例研究	(331)
第七章 “营造书香校园”的未来发展	(347)
第一节 走向未来的“书香校园”建设	(347)
第二节 读书: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355)
第三节 余论	(366)
主要参考文献	(369)
后 记	(378)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

夜的黑色渐渐地退去了,宁静的校园从沉睡中苏醒。在薄雾中,池塘边的那个小树林增添了一份朦胧的诗意。伴着习习清风,林中传来了阵阵书声:

创造的神秘,有如夜间的黑暗——是伟大的,而知识的幻影却不过如晨间之雾……这些微思,是绿叶的簌簌之声呀;它们在我的心里欢悦地低语……^①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②

这是校园生活一天的开始。接着等待他们的有孔子的《论语》、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保罗·贝克的《音乐的故事》、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卡尔·萨根的《暗淡蓝点:展望人类的太空家园》……那是一个书香飘逸的世界。

然而,这一切显得是那么的陌生!曾几何时,校园渐渐远离了“书声”。不是吗?教科书成了学校教育的唯一,教科书之外的书籍被称作“闲书”,是学校禁止的。在这种功利性阅读思想的指导下,师生的阅读现状令人担忧。

新华社记者李民在《孩子有时间读书吗?》^③一文中指出:学生、家长,乃至一些学校“拒绝”课外读物,已成为我国中小学教育领域的一种“现象”。学生为何“拒绝”课外读物?家长说:“我的孩子即将面临中考。吃完晚饭他就开始复习功课,直到深夜11点左右。对孩子来说,看课外书籍好像是

① [印度]泰戈尔著,郑振铎译:《泰戈尔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② 鲁迅著:《雪》,《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③ 李民:《孩子有时间读书吗?》,《中国教育报》2004年11月24日。

很遥远的事了。其实我的孩子在读小学时非常喜欢看书,阅读范围也比较广泛。为了能够升上一个好的高中,现在我也不主张他再看功课外的书。”有教师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有时确实能影响孩子的一生。但学业不及格,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对孩子前途来说更是万万不可。”

无独有偶,厉承贵在《中学生课外阅读状况堪忧》^①一文中说:“据调查,当前城市中有超过半数中学生基本没有课外阅读,少数学生能读点课外读物,但以流行读物、娱乐快餐式读物为主,涉足严肃读物或经典著作的微乎其微。笔者最近对任课的某重点高中两个班 130 名学生做了问卷调查,结果令人吃惊。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或伟人传记中较适宜中学生阅读的作品,如《三国演义》、《唐诗三百首》(或其他唐诗选集)、《老人与海》、《鲁迅传记》、《毛泽东传》等,全部读过的没有一个人,部分读过的不到 20%,均没有读过的竟超过 80%。为语文课本配编的课外读物《语文读本》,竟然也有超过 80% 的学生没有认真读过。”高中生竟成为课外阅读的“弱势群体”。

大学生的读书情况也不容乐观。《河北省高校人力资源现状及未来发展研究》课题组对某重点大学 86 名学生进行随机采访结果显示,其中 60% 以上的学生认为读书主要由于学习需要。四大名著只有 4 人完整地读过,大部分学生没有读过,以后打算读的占一半,但条件是要看今后有没有时间。谈到什么书是他们必须读的,90% 以上的人认为是英语四、六级等考试用书。河北大学的七位博士生导师认为,当今大学生的读书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学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教育的功利主义色彩越来越浓,而人文素质教育越来越弱。^② 另外一项调查表明:59.2% 的同学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时间来阅读课外书籍,甚至有 6.2% 的同学阅读时间为零,只有 12.3% 的同学花在阅读方面的时间比较多(主要是偏文科的学院);87.7% 的同学认为目前大学生的阅读结构不合理。^③

中小学教师的读书状况又怎样呢?曾念长说:“长期以来人们只意识到教师这个职业‘教’的社会职责,却忽略了他们‘学’的重要性。这种习惯性思维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老师指导、监督学生阅读的合理性,却从来没有质疑过老师自身的阅读状况。但从一系列调查报告看来,教师的阅读确实存在隐忧之处。”^④他在文中写道:“据《中国青年报》调查结果表明:中小

① 厉承贵:《中学生课外阅读状况堪忧》,《光明日报》2005 年 5 月 10 日。

② 王会:《一个人缺乏人文素养,就是残缺的人》,《中国教育报》2005 年 11 月 25 日。

③ 黄梦佳等:《大学生爱读什么书》,《文汇报》2004 年 12 月 30 日。

④ 曾念长:《关注中小学教师阅读》,《明日教育论坛》2003 年第 7 期。

学教师不仅爱书,而且也在读书,但教师阅读的广度、深度、力度还远远不够。教师一天学习2小时以上的仅占8.7%,1小时以下的却高达70.4%,而根本不读书、不看报刊的也大有人在。”另据《老师,您读书吗?——百名中小学教师读书状况的网络调查》^①报道:认为“有足够时间读书”的占18%，“愿意挤,读书时间还是有的”占38%，“时间不多,偶尔会看一下,或者放假才有时间读书”占7%，“有时间,但没有用于读书”占17%，“很忙,没有时间读书”占20%。约半数教师没有心情读书,其原因有:工作繁忙、压力大;社会上没有读书的风气;学校没有读书的环境;浮躁;没有认识到读书的“兴趣”、“习惯”和“乐趣”;混日子;缺乏理想、志向、求知欲;书太贵,好书太少;得不到鼓励;等等。老师们关注的书刊报纸所占的比例,教育学类、文学类、娱乐休闲类、学术思想类、电脑技术类分别是88%、31%、30%、18%、7%。

学校是育人的机构,校园是读书的地方,教育即读书。然而,当人们片面追求读书的功利性时,当“应试教育”成为学生心灵的屠宰场时,远离“书声”的校园,成了教育的悖论。由于师生缺乏必要的经典阅读或课外阅读,给学生的精神发育造成了严重的缺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学生的知识营养失衡。由于学生为考而学,过重的学业负担使学生没有课外阅读的时间,课课练、试题集成为学生仅有的读物,学生整天沉浸在题海、考试之中,加上过早的文理分科,使学生得不到作为一个人成长的正常的知识营养,造成了学生知识结构的严重不合理。

第二,学生的人格发育不良。由于学生是在没有经典名著的伴随中成长的,学生的人文素养严重缺失,由此造成了学生人格发育的不健全,表现在学生缺乏同情心和责任心,感情脆弱,心理扭曲,屡屡发生的学生自杀事件和典型的“马加爵事件”即是有力的明证。

第三,学生的创新能力匮乏。由于学生是在“应试教育”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生活与学习的,机械化的训练使学生失去了对求知的好奇心,贫乏的课外阅读生活窄化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学生原本丰富的想象力没有了,神采飞扬的年轻人应有的灵性没有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受到了压制或扼杀。

校园远离“书声”的现象,本质上是由“应试教育”造成的。针对“应试教育”的弊端,2002年朱永新教授倡导了“新教育实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场发自民间的“新教育实验”,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中犹如一股旋风席

^① 朱寅年:《老师,您读书吗?——百名中小学教师读书状况的网络调查》,《现代教育报》2004年9月8日。

卷中华大地,截至2006年6月,全国有20多个省市的503所学校参加实验,被誉为中国教育的“新希望工程”。新教育实验的核心理念是为了一切的人,为了人的一切;目标是追求理想,超越自我;价值取向是只要行动,就有收获。新教育实验提出“六大行动”,即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训练双语口才、建设数码社区、构筑理想课堂等。“营造书香校园”被列为“六大行动”之首,不是偶然的,是鉴于它的重要性,朱永新教授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际上就是他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

阅读是幸福的,阅读是快乐的。通过阅读,可以舒展心灵的翅膀,让笑容变得灿烂;可以仰望思想的星空,让目光变得深邃;可以搭建理想的阶梯,让岁月变得充实;可以品味别样的人生,让生活充满阳光。“营造书香校园”旨在改变目前中小学学生与教师的阅读状况,促进师生共同的发展,让教师与学生都拥有一个阳光的人生。目前,大多数新教育实验学校都开展“营造书香校园”的实验。因此,“营造书香校园”也成为“六大行动”中人气最旺的、开展得最好的一项行动。实验的开展,需要对实验自身进行反思;需要有科学的理论加以指导。本课题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二、研究的意义

我们处于一个十分错综复杂的时期,一方面,人类已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对知识的高度重视,客观上要求人们求知,即读书(读书无疑是求知的重要途径),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的降临,又使许多人耐不住寂寞,阅读经典的人越来越少。在此背景下,新教育开展“营造书香校园”的实验,倡导阅读经典,与人类崇高的精神对话,本身就具有一种震撼力,而对读书的研究就更具有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1. 对“营造书香校园”实验的指导意义

走进新教育实验学校的校园,抑或点击“教育在线”(WWW. eduol. com. cn)网站,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书香。是的,“营造书香校园”的实验在实验学校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实验学校一般根据自身学校的实际,确立一个具有可行性的实验方案,从我们已知的材料可知,“营造书香校园”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与学校的特色发展结合起来,如浙江宁波万里国际学校的研究课题为“营造书香校园,构建特色学校”;二是与学校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如江苏吴江同里第二中心小学的研究课题为“以书香墨色为底色积淀学校文化的研究”;三是促进师生的共同发展,

如清华大学附小的研究课题为《让师生在书香校园中幸福成长》；四是开展阅读研究，如江苏吴江市北厍中心小学的课题研究为《以营造书香校园促进大阅读特色建设的研究》。应该说许多实验学校的“营造书香校园”颇具特色，如江苏昆山柏庐实验小学的经典诵读开展得有声有色，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泰安小学的个性化阅读开展得卓有成效。2005年《中国教育报》报道称，山西省运城市实验中学开设阅读课后，“学生素质普遍提高了”，“教师的管理压力减轻了”。^①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营造书香校园”作为一项行动研究已初见成效。然而，我们在陶醉于行动带来的收获的同时，更有一份冷静的理性思考，甚至，我们感到了其中的隐忧。第一，许多实验学校“营造书香校园”的实验仅仅停留在行动上，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一些实验学校经历了一阵热血沸腾、猛冲猛打之后，进入了“高原期”，难以有继续的推进。第二，在“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今天，“营造书香校园”的行动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质疑，一些实验学校无法从理论上予以回答，因而感到迷惘。因此，“营造书香校园”行动的开展迫切需要进行理论建构。本课题的研究将科学地回答为何读、读什么、如何读和“营造书香校园”何以可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而对“营造书香校园”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 对创建学习化社会的指导作用

最早提出“学习化社会”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教育家、永恒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哈钦斯(R. M. Hutchins)，他在1968年出版的《学习社会》(*The Learning Society*)和《民主社会里教育中的冲突》(*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两本专著中提出了学习化社会的概念。而学习化社会作为一个具有国际性影响的概念，最早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发布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这一报告中提出的。该报告在“后记二”中，就以学习化社会作为其标题：“学习化社会：现在和未来”，在此基础上该报告的第三部分就以“向学习化社会迈进”作为主标题。1990年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一书，激起了人们对学习型组织研究和实践的热潮。由此，形成了当今世界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理想和教育理念——学习化社会。这种学习化社会与终身学习的思想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① 杨学杰、高耀彬：《课外书为什么进了课堂？》，《中国教育报》2005年4月29日。

“营造书香校园”与创建学习化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生活世界中,学校联结着家庭和社区,“营造书香校园”本质上是建设学习型学校,学习型学校的建设对推动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社区,进而形成学习化社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对“营造书香校园”进行理论建构时,我们需要从社会存在的大背景中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读书理论,否则就无法回答“营造书香校园”何以可能等重大问题,因此,这种理论必然具有一种普适性,因而对创建学习化社会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3. 有关读书理论建构自身具有的理论价值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关于读书理论的建构需要符合时代的要求,亦即要建构知识经济时代的读书观——科学读书观。按照拉卡托斯的观点,一种新理论之比旧理论“科学”,应满足三方面的边界条件:其一,能够包容和解释旧理论中一切未受反驳的成分;其二,能够解释旧理论未能释然的反常事实;其三,能在本领域内有更大的预见力。因此,科学读书观的理论建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需要研究前人的读书经验,需要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爬罗剔抉、寻找智慧的闪光,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对读书进行敏锐而深邃的穿透,需要对历史上的读书观进行超越并能预见未来。一句话,需要将“思想的碎片”连成珍珠项链,站在前人的肩上有创新。科学读书观作为一种理论创新,本身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三、研究现状综述

1. 研究现状

从广义上讲,人类自从创造了文字,开始了阅读活动之后,也就开始了这种能从文字符号中解读意义的活动的探究。由于阅读活动的广泛性,阅读研究也呈现多源性的特点。因此,我们很难做一个阅读研究的编年史,这点符合福柯的“历史的断裂性”的后现代历史观。

从笔者已掌握的材料看,对阅读的研究,前人似乎主要是沿着两条研究理路展开的:

一是解释学的研究理路。解释学在由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历史中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向。第一次转向是从特殊解释学到普遍解释学(一般解释学)的转向。这一转向一方面指解释学的对象从《圣经》和《罗马法》这样的特殊卓越的文本来到一般世俗文本转向,即所谓从神圣作者到世俗作者的转向;另一方面指解释学从那种个别片断解释规则的收集到作为解释科学和艺术的解释规则体系的转向。这次转向的主要代表是施莱尔马赫。施莱尔

马赫把解释学从独断论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种解释规则体系的普遍解释学。但这一转向的消极结果,使解释学失去了本来与真理内容的联系,使对真理内容的理解沦为对作者意图的理解,从而原先解释学的三种技巧(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在浪漫主义解释学里只剩下理解和解释两种技巧,解释学本有的第三个要素即应用(application)则与解释学不发生关系。第二次转向是从方法论解释学到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向,或者说,从认识论到哲学的转向。狄尔泰以解释学为精神科学奠定了认识论基础这一尝试,使解释学成为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但在海德格尔对此在进行生存论分析的基础本体论里,解释学的对象不再单纯是文本或人的其他精神客观化物,而是人的此在本身,理解不再是对文本的外在解释,而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揭示,因而解释学不再被认为是对深藏于文本里的作者心理意向的探究,而是被规定为对文本所展示的存在世界的阐释。完成这一转向的则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解释学哲学就是这样一门关于人的历史性的学说:人作为“在世存在”总是已经处于某种理解境遇之中,而这种理解境遇,人必须在某种历史的理解过程中加以解释和修正。第三次转向是从单纯作为本体论哲学的解释学到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转向,或者说,从单纯作为理论哲学的解释学到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解释学的转向。这可以说是20世纪哲学解释的最高发展。目前,国内从事解释学研究的人很多,如洪汉鼎、王金福、施雁飞、陈海飞等,曹海明主编的《语文教学解释学》则是从解释学的视野研究阅读的一本专著。

二是阅读学的研究理路。人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阅读或读书的研究仅是一种感悟,不能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最先把阅读活动作为科学课题加以研究的是教育学和心理学专家。他们从19世纪末就注意到了阅读心理。”^①20世纪30年代,阅读的社会学研究开始盛行于美国,后波及欧洲。“二战”后,速读理论和实验的研究在美国、法国、德国等地迅速发展起来。60年代后,阅读研究趋于整体化,如美国社会学者格雷·W.S曾提出从三个方面,分五级去研究阅读的建议(三方面是读者个人状态、读物特点和阅读结果;每个方面指从表面性形态到实质标志分成从低到高的五个级差,比如测定读者个人情绪分阅读愿望、阅读时间、阅读广度及其理由、阅读目的系统及其认识和阅读修养等五个级差)。70年代以来,由于成人教育、终身教育已成为国民生活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及学校教育面临的困境,阅读研究再次形成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

① 曾祥芹、韩雪屏主编:《国外阅读研究》,大象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末 80 年代初的 50 年间,全世界发表的有关研究阅读的著述已超过 1 万篇。值得一提的是 1956 年成立了国际阅读协会(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简称“IRA”),该协会的宗旨是:提高阅读教育质量,传播和交流阅读研究成果,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提高人们的读写水平,鼓励人们养成终生阅读的习惯而努力。国际阅读协会的成立与活动对世界阅读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国对阅读学的研究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经十多年的积累与酝酿,至 90 年代,阅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规模。

前人对阅读(或读书)理论的研究,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基础。通过对前人阅读理论的研读,笔者认为可利用的材料有以下四类:

第一,随笔类。主要是一些名人谈读书的方法、读书的经验、读书的情趣、读书的境界等。例如,肖东发、杨承运编的《北大学者谈读书》,《博览群书》杂志社编的《读书的艺术》,石涛编的《我为书狂——爱书人的痴言梦语》,金元浦编的《阅读的欣悦》,杨耀文编的《我的书斋生活》等书,都是古今中外名人读书随笔的选编。

第二,传记类。介绍和研究名人读书的专著。例如龚育之等著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李锐著的《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人读书生涯丛书和外国名人读书丛书等。

第三,报道类。指有关读书事迹的报道。此类文章多见诸报刊,例如,《十年引领读书风——记哈尔滨市南马路小学校长赵翠娟》《满校书谜——济南市育贤小学的阅读故事》《小学生阅读时间越来越少》《阅读感悟人生——盲人陆舒昊的读书故事》^①等,这些读书事迹报道能让人感受到时代的读书脉搏。

第四,学术类。以学术研究为主要旨趣的专著或论文。曾祥芹和韩雪屏主编的阅读学丛书五种(《阅读学原理》《阅读技法系统》《文体阅读法》《古代阅读论》《国外阅读研究》)、美国的莫提默·J.艾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著的《如何阅读一本书》、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王余光和徐雁主编的《中国读书大辞典》等均可算学术类专著。

2. 存在缺陷

综观前人研究的成果,笔者认为,对读书的研究存在着以下缺陷:

第一,研究的零碎性。谈到古今中外名人论读书,可以列举长长的一串名字:孔子、朱熹、鲁迅、胡适、邹韬奋、陈垣、林语堂、冯友兰、亚里士多德、马

^① 此处所列四篇报道分别刊于《中国教育报》2004 年 10 月 10 日、《中国教育报》2005 年 2 月 7 日、《光明日报》2005 年 2 月 23 日、《姑苏晚报》2005 年 5 月 11 日。

克思、罗素、莫洛亚、哈钦斯等,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培根的“历史使人聪明,诗歌使人富于想象,数学使人精确,自然哲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和修辞学使人善辩”;近代学者王国维的读书“三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等等,这些关于读书的论述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然而,这些论述也大多缺乏对读书作学理上的系统研究,只能算是“思想的碎片”。

第二,研究的单一性。我国理论界对阅读的研究是伴随着读书热的掀起、西方阅读理论的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论题展开讨论后,伴随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而来的是社会性的读书热潮;社会的需求是最大的动力,读书热的兴起,需要有相应的阅读理论加以指导。与此同时,大量西方的阅读理论引入国内。我国的阅读学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的。另一方面,伴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需要就如何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探讨;与此同时,大量西方的解释学理论也传入国内,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解释学也逐步构建。从上述阅读学与解释学发展的情况可知,对读书具有指导意义的主要是阅读学理论,解释学的研究还基本上局限于哲学领域,对大众的读书活动还没有起实际的指导作用,当然,“本土化”的解释学理论的建构,也为我们指导阅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其潜在作用不可低估。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初由曾祥芹、韩雪屏主编的阅读学丛书(五种)出版,可谓是阅读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具有开拓性意义。从总体上讲,对读书仅仅从阅读学方面进行研究是比较单一的,应该从解释学、教育学、文化学、哲学等方面进行多视角的研究。

第三,研究的残缺性。过去对读书的研究是不完整的,表现在研究读书时更多地关注个体阅读,关注阅读本身,而对“阅读与人生”的内在联系研究较少。时代的发展,要求在研究读书时,不仅要关注阅读本身,而且还要研究读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研究组织阅读,即创建学习型组织,研究网络时代的读书新情况。简言之,读书要与现代人的发展、与学习化社会的建设结合起来,使读书从封闭走向开放。

最后,笔者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是读书,但落脚点是“营造书香校园”。因此,不得不提一下“书香校园”建设的研究。朱永新教授说:“‘书香校园’概念肯定不是我第一个提的,但很少有教育实验像我们

一样如此钟情于读书。”^①据笔者所知,“书香校园”较早是由台湾地区教育界提出的。“台湾推进儿童阅读的道路大约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1982年,台湾一个学者提出‘书香社会’,以书橱代替酒柜……”^②,由此可以推测,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就有人提出“书香校园”了。大陆学者较早提出“营造书香校园”的是朱永新先生。2002年10月,新教育实验在苏州市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正式启动,2004年初,新教育实验被批准为教育部“十五”规划重点课题。新教育实验提出“六大行动”,其中“营造书香校园”列“六大行动”之首。如前所述,新教育实验作为一种行动研究,“营造书香校园”更多的是在行动,理论研究尚处于探索和初创阶段。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既带来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前者是由于人们很少对人生与读书作系统的研究,“营造书香校园”理论研究刚刚起步,研究具有开创性,因而研究的空间很大;后者是由于研究成果较少,借鉴的也少,许多研究尚在原点,这给研究带来巨大的挑战性。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结构

所谓研究思路,是指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旨趣,针对研究对象的内容、性质、特点等在研究过程中选择和采取的特殊视角、路径或进行的总体构想。本研究遵循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技术线路。具体而言:通过对名人读书生涯的叙事研究,揭示了读书对人生的重大影响;通过对名人读书思想的历史考察,肯定其合理的成分,指出其不足,由此提出了建构新的读书观的必要性。接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汲取了生命教育理论,解释学理论,终身学习、学习化社会理论和前人有关读书的优秀思想,建构了新的读书观——科学读书观。科学读书观是“营造书香校园”追求的理想境界。在此基础上,对新教育实验的“营造书香校园”的实施策略和典型个案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最后,对“营造书香校园”的未来作了展望,并揭示“营造书香校园”的意义在于让教育回归本真,让师生获得精彩人生。因此,本研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营造书香校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本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研究读书,而是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营造

① 朱永新著:《新教育之梦》,《朱永新教育文集》卷一,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② 林文宝(台湾台东大学教授):《儿童阅读在台湾走过的路》,《中国教育报》2005年3月3日。